

那时我们一起背炸药



⑯

张修东

我曾有3年半的下井经历。40多年前的一个冬日，“煤二代”的我，来到了肥城煤矿掘进工作面。我有一个一起背炸药的工友，叫老张。

20世纪80年代初，我俩同一批参加工作，都是职工子弟身份入矿，且分到了同一个掘进队。我们俩的父亲又都是本矿务局兄弟矿一个区队工作的战友，于是我俩自认识那天起，就慢慢接近，而后相互熟悉，后来成了好友。

那时的老张，比我大两岁，脸面白，身材比

我还小。至于为啥能干上放炮员，极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区队领导考虑，去一线掘进迎头打钻，他不够高；去给垒墙的师傅搬运石料，他抱不动；去帮着完成打钻的师傅拖风管水管，他拽不动……于是，只好培养他当放炮员。

正值第一天，赶上工作面整理支护质量，用药少，他自然取药少，没觉得累。可后来正常掘进了，一个班用药就是六七包，指望一个人一次性弄到现场，着实不容易。那时，我的师傅是班长，就把帮着老张背炸药的轻省活儿派给了我。打那起，在掘进队的3年里，只要上班，只要掘进，我俩便形影不离。他的药箱放两包炸药，隔板那边是需用的雷管。一块儿上井下井，我俩无话不谈。

老张责任心强，干起活来更是认真。一次，剩下了几根雷管，按照规定必须交回火药库。副班长说，悄悄找个废弃老洞，听听响声，得了。老张把眼一瞪，背起药箱，二话

不说，飞快离开了现场。他比最晚的交班工友上井还晚了近一个小时，那份执着深深感染了我。

后来，我离开区队，去学习通讯报道写作，并留在了党委宣传科，和老张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一天的工友，一生的情分。时间久了，也怪想的。有时我去基层采访碰到他，两双手紧紧相握，得拉呱一阵子。从交谈中，我知道他还在干着放炮员的行当。

再后来，就是在矿上组织的放炮员安全例会上，我为正在台上讲授放炮实践经验的老张留下靓照，等洗印出照片，我送到区队，让领导传给他。看到他干放炮员取得安全成绩，我很高兴。

退休后的这六七年里，我从没在社区见到过老张。前几天在大街上碰到他，闲聊几句，原来跟我料想的缘由一样，他给孩子照看孙子去了。

我俩聊天的话题自然绕到了在掘进单位那些年的事儿。老张说，咱俩那时招人喜，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啥吗？我一愣。老张说：纸裕祺！

那时干掘进，锋利的岩石和杂物不经意间会划破矿靴，轻则扎进一个洞，重则撕裂一道口，岩石里的水灌进矿靴，那黏糊劲儿，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于是，我们从火药库拿来一些纸裕祺垫在鞋底，缓解黏糊。取了火药，坐在钢缆皮带上，我和老张就比照自己的脚，把纸裕祺撕成42码或者43码的鞋垫样，揣在怀里，等工友们谁需要就给谁。那几年，这也成了我俩的“副业”。

老张的孩子最近生二胎了，他还得过去继续帮忙。他依旧那么执着，过去是对工作，现在是对家庭。

天色渐暗，路灯亮了，一步三回头，我俩拉开了距离，直到谁也看不清楚谁。

在工地

巴山焱

在工地上待久了，到哪里都觉得自己是机械轰鸣
扬尘四起
我多想放空自己，让每一根神经都是垂直的烟囱
不再拐弯抹角
但这嘈杂声，始终以180度的速度敲击我的耳鼓，昨夜那么静
我依旧在轰鸣中入睡
在扬尘中醒来
当我看到第一缕晨光，仿佛一团火，点燃我的灵魂

逮小蟹

少木森

跟着老乡在泥滩上抓小蟹
他们不叫抓而叫逮
逮回家用盐或酒糟腌渍
制成蟹酱
我在泥滩上又追又赶
只捞到半掌泥
老乡却是一步步挪向前来
没费多大劲，桶很快盛满

老乡把这一招教给我
“看它逃回的方向”
手掌斜斜插进它要回的洞
它退回时，恰好撞见掌心
像我们，总在回家路上
被生活轻轻按住

莲叶

林萧

不是眷恋着枝头
迟迟不肯离去
而是终点还未到站

当岁末的汽笛声响起
运输养料的绿皮火车
在森林深处静止下来
叶子们排起长长的队伍

有的凌波微步
有的自由滑翔
在生命终止前的瞬间
呈现出优美的舞姿



麋鹿过桥

10月17日，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一群麋鹿通过独木桥。

新华社发(周社根 摄)

重阳三叠

苦，忽然就懂了，这登高哪里是为了看风景，分明是借着秋光，把日子里的琐碎烦恼，都散在山间的风里。

二叠敬老。小时候的重阳，总与祖母的灶台有关。天还没亮，她就踩着露水去菜园摘菊花，回来用井水淘洗干净，和着糯米蒸成糕。后来才知道，这重阳糕又叫“菊糕”，是给长辈吃的。有一年重阳，父亲接祖母来城里住，她仍记挂着老家的菊花，念叨着“今年的菊花还没酿”。父亲便陪她去花店买了盆菊花，摆在阳台，又买了糯米和酒曲，祖孙三代围着阳台的小桌酿菊花酒。祖母的手有些抖，却依然熟练地把菊花瓣撒进酒坛，说：“酒要封严实，等明年重阳开封，才够醇。”那一刻忽然发现，敬老哪里需要什么大道理，不过是陪着老人做些他们熟悉的事，听他们讲些过去的故事，就像他们当年陪着我们长大那样。

三叠怀远。李清照写“帘卷西风，人比黄

花瘦”，从前读只觉得凄凉，如今在外工作，才懂这重阳的思念有多沉。去年重阳，加班到深夜，走出办公楼时，看见路边的小贩在卖茱萸，红紫色的小果子串成串，在路灯下泛着光，忽然就想起祖母蒸的菊糕。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母亲，说父亲手里正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放大镜，在看旧照片。母亲说：“你刚去买菊花糕，说要留一块给你呢。”挂了电话，风里的凉意忽然变得温柔，原来这思念从不是单向的，就像山间的茱萸，你插在衣襟上，远方的人也会把牵挂别在心头。

登高，敬老，怀远，这三重意蕴，如同三股丝线，将重阳编织成一幅内涵丰富的锦缎。“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当最后一缕夕阳沉入山峦，当最后一盏灯在窗前亮起，重阳的乐章仍在继续。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珍视，对传统的坚守，将随着岁月的流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子更香，如何判断浆的稠度才不粘锅。原本是应对青黄不接的无奈吃法，竟成了那段清贫岁月里龙潭沟人共同的秋日记忆。

后来我离家工作，每年秋收还是会回龙潭沟。母亲知道我惦记这口，早早就备好嫩玉米。石磨“吱呀呀”转着，乳白的浆汁顺着磨盘往下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只是她的手劲不如从前，拍出的饼子薄厚不那么匀了。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像极了浆巴馍烤裂的细纹。

母亲走后，我再回去，大哥接过了做浆巴馍的活儿。他挑的玉米，总是那种刚要熟又没全熟的，磨浆时水和玉米的比例，竟和母亲当年分毫不差。他贴饼时也爱念叨那句“火要小，心要细”，和母亲的语气一模一样。那一刻，灶房里飘着的烟火气，仿佛还是四十多年前的模样。

如今超市里也有各种玉米饼卖，机器磨的浆，电饼铛烙的，一个个整齐划一，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浆巴馍，如今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念想。它像一枚时间的书签，稳稳夹在龙潭沟的秋天里——那一锅金黄中，总躺着几个焦黑的饼子，那是岁月故意留下的印记，提醒着我：有些滋味，注定带着一点点苦涩，才更显真切，也更难忘忘。

母亲的浆巴馍

从油罐里刮出一点珍藏的猪油——那油在那个年代金贵得很，油花在锅底“滋啦”化开，香气瞬间就填满了屋子。再用刷子把油均匀地刷遍锅壁，浆巴馍贴下去，就不会粘在锅上了。

母亲贴饼时总爱反复叮嘱：“得用草柴、叶子柴，微火慢炕，火大了就糊了。”可我那时哪耐得住馋？趁她转身的工夫，偷偷折一把细枝碎柴塞进灶膛。火苗“呼”地蹿起来，锅里立刻响起急切的“滋滋”声，结果总有几个浆巴馍被烙得焦黑。母亲举起锅刷作势要打，落下来却只是轻轻扫过我的手背。

等饼出锅，我们兄弟五个抢着要金黄油亮的，咬一口，外脆里糯，玉米的清甜裹着猪油的焦香，黏糊糊地粘在牙齿上，全是满足。有一回，我好奇地掰了母亲正吃的焦饼

犹有小船来卖饼

钱红莉

秋雨不绝，整个城市沉浸在淡淡桂花香中。有桂花的深秋，我都特别馋，无非想吃青少年时代的食物而已。

倘可以吃到芜湖的腰子饼，极简单的一类炸物。白萝卜擦丝，和在稠稀适中的面粉里，加点儿香葱末。用一种猪腰形状的薄铁模具定型，轻轻放在沸腾的菜籽油锅中，慢慢炸至金黄。吃腰子饼，要趁热，凉了就不香了，最好沾点儿水辣椒。

我还想吃二街的炒凉粉。一口扁平大铁锅，一边堆着小山似的粉，一边现炒。要炒老一点，炒得粉底结一层焦焦的锅巴才好。盛一小碗，搁一撮儿芫荽末，浇几瓢汁水，酸溜溜的是真美味。可惜现在没有了。

芜湖以前的晚间大排档，也是一景。黄昏时分，集中于鸠江饭店一带。老鸭锅巴汤、炒面皮，是每一家大排档都有的。炒面皮的面可能加了一点小苏打，是碱面。啪一声点火，鼓风机鸣鸣转动起来，一口带柄的锅乌黑发亮，猪油素油各半，姜蒜煸香，一把肉丝，加一把莲花白炝炒，投入面皮，飞速颠锅，真香啊。

小刀面，也好。要一碗素面，汤汁乌漆麻黑的，最惊艳的是面头那一撮油菜薹。春三月，掐来腌制的，黄橙橙，酸溜溜。嗦一口面，挑一根油菜薹，成千上万颗味蕾被激活，快活地跳舞，无上享受。

在小城，刀鱼享用过无数。那时，一点也不贵，小贩将刀鱼用几根稻草串着，拎着售卖。我爱吃糖醋口。先炸，再用糖醋汁烩，刺是酥的，嚼一嚼一并吞下去。

大数据无所不在，大抵感应到我的馋意，将无数芜湖美食的公众号推给我。吃罢午餐，我就在那里一条条看下去，鲊肉蒸饭、锅贴饺、小笼包、红鸭子、虾子面……

苏轼有诗：“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此生的归路越发茫然，眼前青山绿水延伸至天际，然而，还有卖饼的小船靠近，令人欣喜的是墟落在就在山的前方……

这是苏轼被贬粤地途中作的组诗五首中的几句。人生低谷的他，饥肠辘辘的他，不过是茫茫白水中遇见了一个卖饼人而已，就那么欣喜若狂的。真是不以苦为苦的典范了。

这样的深秋，我也不过就是想吃到几块腰子饼而已。

那鸟在歌唱

马克

清晨，我又开启了晨练之旅。我匆匆的脚步惊动了路边草丛里一群正在觅食的麻雀，它们“扑棱”一声展翅向不远处一片绿荫飞去，空中掉落的几根羽毛在清晨明亮的阳光下舞蹈、飘落。

我追随着那群麻雀，走进了绿荫。走在林间小道上，我听到树林间传来“笃笃笃”的响声。侧转身向前望去，两只羽冠漂亮的啄木鸟在轻轻叩击一棵马尾松树干。林间，几只喜鹊追逐打闹，在悬铃木枝头“唧唧喳喳”上下翻飞，间或把树叶碰落下来，轻轻地砸在我的肩上。

继续往林荫深处走，身边几步远处有两只灰褐色斑鸠在草地里觅食，它们毫不在意行人朝这里走来，依然踱着方步优雅游哉地享受着美味。我东张张西望望，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我和身边的这些树与鸟，同在这片蓝天下生活，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我感到一种莫大的幸福。

连续好几天的清晨，我总能看到河北岸一棵高大的白杨树的枝头上，一只黑色的鸟，也就是俗称的百鸟鸟，迎着金色朝阳，在蓝天白云下引吭高歌。“啾啾啾——啾啾啾——”它清脆悦耳的叫声，常常引来不少路人驻足。这种鸟会模仿各种鸟的叫声，还会根据周围环境的嘈杂程度调节音量高低。虽然我不懂鸟的语言，但是我分明听懂了它在高高的枝头上，用自己的歌唱表达对春风拂面、对万木抽芽、对阳光普照大地所感到的快乐心情。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遛鸟的老人也来了。一位胡须似雪的老者说，给在家里关了一个晚上的鸟儿们放风，让它们与自然界的鸟儿们会个面，晒晒太阳，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说话间，他给捡来的两个鸟笼子脱去蓝色罩布，将它们挂在身边一棵国槐粗壮的枝干上。笼子里的鸟在微风中无比欢畅，它们蹦上跳下，嗓门儿一个比一个大。不一会儿，十几只鸟笼或在树枝上挂着，或在地面高台处摆着，仿佛拼凑成了一个小乐队。遛鸟人常常在这时也会显摆一下，给大家科普养鸟知识，他们会指着笼子里的鸟说，这个小家伙是黑子，也就是大山雀，别看它个子小，生性好斗，嗓门很大，这只是鹩哥……

此刻，几只喜鹊又在我的头顶盘旋、追逐，好像习惯了这样与人和谐相处共生的生活方式。眼前的鸟语花香，让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好时代，何其荣幸！

爸妈的房前屋后

江光荣

假期闲暇又吃到爸妈在房前屋后种的黑芝麻，炒制时忍不住尝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家乡土特产的迷恋越来越深。多年前，舅舅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每次回来最爱吃的就是外婆做的家常菜，走的时候还不忘带一些外公外婆种的土特产，说特别好，外面吃不到的。那时还年幼的我，觉得舅舅在骗人，省城的食物肯定比乡下的好吃百倍。

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时光飞逝，如今我已在北京成了家，由于工作和带娃的原因，回乡下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去年春节假期一时念起，大年初二踏上了回去的高铁，到家已是晚上10点。这可把一直习惯早睡早起的爸妈惊得不轻，他们既意外又高兴，欢乐得像孩子。

第二天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爸妈早已准备好饭菜在等我。一大桌的美味佳肴，有房前屋后种的蔬菜，有爸爸在鱼塘养的鱼，有妈妈养的黑猪做的红烧肉，还有土鸡汤，我坐下就动筷，不用想起，多年前舅舅没有骗我——离家千里尝人间百味，还是妈妈做的饭菜味道最好！吃着吃着，我的眼眶有些湿润，看着不停给我夹菜的妈妈和满是笑容看着我的爸爸，他们早已不是当初我离家时的模样，脸上的皱纹深了，两鬓的白发更多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眼中透着的慈爱。

3天后，我启程回北京，爸妈在我的行李箱里装上了10斤黑芝麻和5斤菜籽油，都是他们自己栽种收获的。当时我嫌重，不想带，然而，这两样自家特产竟成了我回京后大半年里的最爱。每当我压力大、心情波动的时候，吃上几口爸妈种的黑芝麻，就会很快平静下来，在它的脆香中，咀嚼思绪，回味点滴，仿佛有特别的效果，使我积极乐观起来，攻克一个又一个困难。

现在，我经常和爸妈视频聊天，我最爱的镜头是爸妈展示房前屋后，有时令瓜果，有小麦油菜，还有红薯芝麻。春天的莴苣、夏天的黄瓜、秋天的玉米、冬天的油菜，四季轮回，爸妈的房前屋后也轮番上演着不同的风景。

陈新才

鄂西北秦巴山余脉深处，藏着个龙潭沟村。这里山高风劲，秋风总比别处来得早，每年玉米秋收，总有些青黄不接的嫩棒子，来不及等籽粒饱满就被寒霜催着。可在缺衣少食的年月，这些皮薄浆足的嫩玉米，却是母亲手里能改善一家人伙食的宝贝。

母亲管这食叫浆巴馍。做法不复杂，却满是农家巧劲：把嫩玉米粒用小石磨磨成浆，或是拿对窝捣成糊，拌上葱姜蒜、花椒粉等佐料，稠乎乎的一大盆端到灶前。大哥坐在灶门口管火，母亲从盆里捞起一把浆，两手轻轻一捏、一拍，圆鼓鼓的饼坯就成了形。这时铁锅已烧得微热，她